濂洛風雅

乾

兼二

增刪瀛洛風雅目錄

增刪濂洛風雅目錄

瀛洛風雅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志有正有偏有通有蔽則詩有淳有駁有晦有明故偏滯之辭不若中正之發而放曠悲愁之態不若和平冲淡之音生於其心則發於其言發於其言則作於其事所關非細故也良瑞幼而好詩然有激於其中則必見於其外是以好為奇崛跳踉之句發揚蹈厲之辭間亦自覺其露而未有以易之仁山金子吉翁館我齊芳書舍暇日相與縱言至於詩因見其所編萃有曰瀛洛風雅者開卷徐展但以師友淵源為統紀而未分類例然皆涵暢道德

之中韵動風雲之意淡平者有淳厚之趣而浩壯者有義理自然之勇言言有教篇篇有感異乎平昔之所聞因相與細繹之竊以為今之詩非風雅之體而濂洛淵源諸公之詩則固風雅之意也但風雅有正有變有小有大雖頌亦有周魯之異體則今日風雅之編不可不以類分也於是斷取詩銘箴誡贊誄四言者為風雅之正體其楚辭歌操樂府韵語則風雅之變體其五七言古風則風雅之再變其絕句律詩則又風雅之三變也類聚而觀之條理明正意味悠長因以私淑子姓而朋友間見者亦皆欲得之因錄

諸梓與同志共焉若夫味其詩而泝其意誦其辭而尋其學竊其一二而求其全集則又在夫自得之如何耳嗚呼龜山載道而南伊洛宗派在中原者自文公淵源錄已難盡考又況百五十年之後乎北方之學者必有得其傳者矣近聞許魯齋師友傳授之盛然其文章皆未之聞雖文公諸門人文集亦多未出嗣是儻有所得又常續編云太歲丙申元貞二年四月既望後學唐良瑞進之敬書于石泉精舍

濂洛風雅重刋序

自古言詩者皆以風雅為宗祖以陶靖節杜子美諸

家次之至元貞間濂洛風雅一編始出焉其詩冲和純正固皆道德英華之發見而一編之中師友淵源之統紀正變大小之體例又見金唐二君子類萃之精有非淺儒俗學所能到真近古之遺音也追視風雅之盛其庶矣惜自元季泯沒不傳者二百餘年矣弘治庚申夏余友董遵道應歲薦來京師聞以遺稿亦予復畜録行于世適同志彭濟物出守徽郡遂以是屬焉彭君不辭而竟謝教益之多予知此編之行不徒足慰董君素好古作之意亦足以為彭君輩風化斯民之助也昔韓文公三百年後得歐陽子而始

傳議者以文之顯晦有數焉則此編復出于今日亦非偶然者矣弘治庚申秋八月望日賜進士第主刑曹事山南潘府書

濂洛風雅增刪序

古昔聖賢為學之道其體大可知已自治則成湯武王之銘盤席以至衛武之抑戒仍有訓誦之諫暬御之箴工師之誦教人則夔之典樂孔子之刪詩正樂以為教於世而通之事父遠之事君又能使伶人樂師踰河入海以去亂是則所謂耳之於樂目之於禮起居動息皆有所養者然也蓋是二子雖與少子大

人之學規模小殊而總其歸趣亡非所以順天理厚
人倫立事物之體而致性情之正內外交養和順相
發以成其德者三代士之率由是學降及秦漢遂廢
不講其存於人者獨有所謂義理之養心耳然且反
復晦蝕貿〻焉莫知所之者千有餘年幸賴天祚吾
道濂洛之間諸賢繼起乃復述四子修五經以開萬
世道德之淵源而然盤盂聲樂之實卒莫之追復也
仁山金先生〻于宋季上接紫陽四傳之緒隱居著
書精深宏遠固多可以羽翼聖經者而惟此一編尤
有所補於古昔聖賢為學之遺意蓋亦從諸賢平日

箴訓諷詠中表出而成書其至者固已闡夫性命之奥而開乎存省之密下猶足以斥異端塞利源不迷於所向使學者誦而玩之感奮戒懼不敢以毫髮有懈於其心優游涵泳訓而至於手舞足蹈之域而不能自已以是揆之雖盤盂之大訓聲樂之至教其何以過此嗚呼盛哉顧其所錄頗廣或有未暇盡正而諷詠之切實者猶多放軼今皆續見於性理群書大全等書似亦不可不為之略加增删茲敢釐輯繕寫以備區〻朝夕警戒之資庶幾無負于先生之教者柔之不肖於此竊有所感焉粤自聖學再明以書盈

架至為後人纂要揭微以畀之意益不淺矣獨其學
者因此而有所樹立者詎未多聞其病安在特以撿
防之不嚴融會之不深焉耳今之續此編者苟能於
其箴訓之說惕然恐懼無異疾痛之真切淵氷之戰
兢而必以敬畏從事於諷詠之辭油然感發自不覺
胷次之洒落鳶魚之流動而要之和樂之未嘗不行
於其中以至成德則是不惟可以毋褻於此編抑將
仰究乎三代禮樂之道而無所疑矣願與同志者勉
之歲在戊午閏三月壬子潘陽朴世采書時崇禎紀
元之後五十有一年也

增刪濂洛風雅卷之一

後學仁山金履祥吉甫記錄

後學石泉唐良瑞進之編類

古體

拙賦

濂溪先生周元公敦頤茂叔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之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撤上順下安風淸獘絶

顔樂亭詩

明道先生程淳公顥伯淳。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

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
萬世心目破昏為醒周爰闕里惟顏舊址巷污以榛
井堙而圮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
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賈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
井渫以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
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
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
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立齋王剛仲曰顏子故居所謂陋巷者猶有井存焉孔君翰為浚其井而作亭於上程子故為之詩惟程子師周子每令尋顏子樂處而程子每自得於心目之間故於此亭因孔顏之曹而深有感於師友之契揭聖賢之學以示

人也有志於斯道者必將由辭而得意則庶幾乎

邵康節銘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濶步長趍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聞有觀以飫以豊天不慭遺哲人之亡嗚皐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四箴

伊川先生程正公 頤正叔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跡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女誡

橫渠先生張獻公載子厚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是曰天明是其帝命嘉爾婉婉克安爾親爾往之家克施克勤爾順維何無違夫子無然皐皐無然訿訿彼是而違爾焉作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惟非惟儀女生則誡王姬肅雝酒食是議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予誨言銅爾提匜謹爾賔薦玉爾奩具素爾藻絢枕爾文竹席爾奐莞

念爾書訓思爾退安彼實有屋爾勿從室遜爾提〻

甬生引逸皐〻難與言也訑〻難與爭也提〻安也

大順城銘

兵久不用文張武縱天警我宋羌蠢而動特地之強

謂兵之衆傲侮中原如撫而弄養奸從殘何以令下

天子曰嘻是不可捨講謨于朝講士于野鑕刑斧誅

選付能者皇〻范侯開府于慶北方之士坐立如聽

公曰彼羌地武兵勁我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強

徐以計勝吾視塞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跡卯橫午縱

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粮以俟其窮將吏緣曹

軍師卒正交口同辭樂贊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
出卒于營出兕于府出幣于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
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鋻汝釜汝干汝誅汝勤汝與
既戒既言遂及城所索木箕土編繩奮杵胡虜之來
百千其至自朝及辰衆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
彼奸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蔑募強弩
其衆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鬬以力
去則勿追往從我役賊之逼城傷死無數謀我不加
曰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遷城之惟堅
勞不累日城陴以完深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雄師

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撑土而守擇民而還書勞賞材以餞以毯圖列而上薦聞于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賢錫鞞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

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嘗欲請兵五千橫行匈奴上書謁范文公〻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當慶曆閒文正公築大順城屬先生為記按此時先生年二十一二歲矣王立齋曰張子此時猶有談兵之意然篇中詞意高古而整軍經武之實足以見萬全之策所謂句〻是事實視乎采薇出車之作其亦庶幾乎

西銘

橫渠先生書院壅牖左書貶愚右書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乃改貶愚曰東銘改訂頑曰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自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
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者也
凡天下疲癃殘疾煢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
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子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
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
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

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
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
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
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
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
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
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一銘乃古書韻語之体今

古樂府

載近覩漢魏以下樂有名正而意調卒異者嘗革舊辭而追正題意作樂府九篇末篇鞠歌行今付以見懷寄二程

短簫歌

靈旗指不庭兮大風泱〻天外揚短簫歌〻愷康朝廷萬年繼明重光曾孫稼如茨梁嘉興萬拜純嘏有常

日重光

日重光天際翔顒言貞明永瞻望月重輪淡濵淵顒猶月之恒協帝議中天

度關山

度關山循九州省耕寬徭詢明幽人爲貴兮哀我人斯敢予休

鷄鳴

鷄鳴嘐嘐兮台懐憂凡弟表裡兮台心求黄金門白玉堂置酒愷樂榮有光華桃場李疆爾如或忘

對酒今朝

對酒今朝樂時明昌物若人和息憂彌長嘉興臣隣在帝讌樂允爾武兮無疆

讌歌行

小雅廢兮東山不作哀哉人斯皇心不樂烝哉斯人胡然而天兮王師於樂

東門行

古風出東門我行樂中綦今朝東門行牽衣強留甘鋪縻伏劍去予忽如遺遁時清君去予心哀

鞠歌行

通志曰古樂府有鞠歌行乃相和而歌平調也

鞠歌胡然兮迫予樂之不猶宵耿〻其尚寐兮日汲孜焉繼予乎厥德井行側兮王汲日昌賈不售兮阻德音其幽〻述空文以見志兮庶感通兮來古寡昔

為之純英兮又申〻其以告鼓不躍兮麾不前千五百年寥然寂焉謂天實為兮則吾豈敢羌審已兮乹乹王文憲曰此古樂府之名張子歎道之不行思欲著書以覺因述已志而作尒為三章第一章乃聖賢憂世之誠第二章欲托空言以啓來世第三章歎作興之難但盡在我者而已也

君子吟

康節先生邵雍 堯夫

君子與義小人與利與義日興與利日廢君子尚德小人尚力尚德樹恩尚力樹敵君子作福小人作威作福〻至作威禍隨君子樂善小人樂惡樂善〻作樂惡〻生君子好譽小人好毀好毀人怒好譽人喜君子思興小人思壞思興召祥思壞召殃君子好與

小人好求好其多喜好求多憂君子好生小人好殺
好生道行好殺道絶

心箴　　范蘭溪 浚 茂明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
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
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抵間抵隙
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餘存者嗚呼幾希
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李仲通銘　　程明道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美惡不齊稟生之

類偏駁其宜有鍾粹美會元之期聖雖可學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去道遠而展矣仲通賦材特奇進復其勇其進可知德何究乎命何戲秀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無愧辭後欲有考觀銘詩

小學題辭

晦庵先生朱文公 熹仲晦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強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頹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枝小學之方

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不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之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幸茲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非我言耄惟聖之謨

學古齋銘

相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

至足之餘澤乃萬物為人之孝燁然春華誦數是力
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〻燁〻世俗之榮君子之鄙
惟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
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〻書有圖
厥裔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絶今不為
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其銘之以警厥初

求放心齋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
神明不測發揮萬変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
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

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尊德性齋銘

惟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惟仁與義
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不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
淫視傾聽惰其四支褻天之命慢人之紀甘此下流
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
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敬恕齋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罔敢或墜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

惟我所欲謂彼奚恤孰能反是欽爲厥躬于牆于羮
仲尼子弓内順于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
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久無斁王文憲曰夫子答仲弓問仁一段即敬恕之道此先生早年作也

書字銘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
取姸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寫照銘

乾道六年歲在癸巳余年四十有四而容髮凋悴遽已如此然亦將修身以畢此生而已况他念也福唐元爲余寫照因銘自戒之也

端甫躬肅甫容檢於外一其中力於始遂其終操有
容保無斁

敬齋箴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
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门如賓承事如祭
戰〻兢〻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〻屬〻
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弗貳以二弗叄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
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裡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

九法亦數於予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王文憲嘗批註又講于天台今隱括其意分為十章一章靜之敬一章動之敬三章表之敬四章裏之敬五章无適之謂一六章主一之謂敬七章總論八章間則不續九章差則顛倒十章箴而終之語善御者折旋蟻封之間易入辟處去辟也

調息箴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氤氳開闢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卧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原象

易五贊明筮稽類二贊刪

太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
仰觀俯察奇偶既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
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偶
陽陰以章偶而加奇陰内陽外偶復加偶陰與陰會
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
初一曰乾奇奇而偶兌次二爲奇偶而奇次三曰離
奇偶而偶四震以隨偶奇而奇巽居次五偶奇而偶
坎六斯睹偶偶而奇艮居次七偶偶而偶坤八以畢
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以重之
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内達外交易爲體往此来彼

変易為用時靜時動降帝而王傳夏歴商有占無文
民用不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爻
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
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
孔聖傳之是為十翼遭秦不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
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述旨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
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偶
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為君師開鑿戸牖民用不迷

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漓質喪民偽日滋
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
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
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鈎深闡微
如日之中爰暨末流淫于術數僂句成敗黃裳亦誤
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
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
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非差非謬加我數年
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
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

既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惻奚究匪艱茲荒匪識茲漏
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警學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朱子曰翼敬也）于
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為我儀則字從其訓句
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
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
必而通乎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
定既實事来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
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淨精微是之謂易體

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
陳極拱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中

復卦贊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為工陰闢陽開
一靜一動於穆无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
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闖然
具此全美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
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用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
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羲圖稽經協傳
敢贊一辭以語無倦

六君子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贀

橫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変至道精思力踐
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
足躡天根閑中古今靜裏乾坤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徳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
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書通書圖太極圖黃山谷曰周茂叔胸中
洒落如光風霽月程子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
以歸又曰茂叔窻前草不除自家意思一般　楊禮

記註當作陽如陽之休物　先生少喜談兵後又出入於老佛及反求六經東見二程淳如也晚年攻佛氏之病中正隱微皐比虎皮也先生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及二程至次日虎皮不設曰吾說當亂道今二程至諸君可師之　天根二句用先生詩先天為乾在上一陰生為姤所謂月窟也坤用生下一陽生為復所謂天根也

靜江府虞帝廟碑詩

虞山之上灕水之滸誰修虞祀九歌拾舞有翼張侯牧此南州懷帝之仁荅其祐休載瞻祠宇頹剝支柱明靈不蠲滛傲駢伍乃敎綱紀乃夷乃攻乃堂乃基峻宇崇墉帝降不遲四門穆〻侯樂其成來饋來祝惟帝之德規圓矩方即物而則大倫以光炎目側微

動植潛被慈已當天雲行而施惠于來世億萬斯年
穹天博施崎嶽流川錫是丹蒙舊惟聲教愀然見之
興起則效子隆于孝臣力其忠侯拜稽首惟帝之功
淫徼謂廟中舊有武后香火及庫象之像也南軒先生曰先生皆撤而棄之水至象有諫者曰帝甚愛此先生曰愛之者帝舜一人之私恩也去之者天下後世之公義

聚星亭贊

按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无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少載著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

考亭陳氏古址有離樹名以聚星蓋取續陽秋語中更廢壞近始作新適與廬因得相事既又為之本原事跡西着屏上并為之贊以示來者云耳

李果齋曰亦云或乃附曹羣

亦忘漢嗣守之難今古所歎又曰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慨余衷先生之意可謂深矣哉

猗歟陳子神嶽鍾英文淵範懿道廣心平危孫污隆卷舒自我是曰庶幾無可不可獻身安衆吊竪全邦烱然方寸秋月寒江願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荀秀和氏連峯對起嚴潭潛滋優而不見有點其恩薄言造之頎無僕役獨呼二兒駕予以出青蒻黃犢布幰柴車策紀前衛杖諶後趨所造伊何高陽之里維時荀君聞之而喜頎謂汝靖往應于門七龍鑣、布席開罇靖肅而前翁拜其辱何悟斯辰得見靖穆

命爽行觴旅饋次陳獻酬文錯禮度情親載笑載言罔非德義益邁乃猷以輔斯世髭髮兩稚亦置膝前原瀕本國莫出非賢維此慈明特謝儔匹晚際國屯敢憚濡跡贊流之命特以少延邦明之寂孰與為先或乃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歎崇臺回極于以占天猶曰茲野德星萃為我寓有亭舊棠斯歸今剌前聞象儀以告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慨余衷百爾窺臨竟考無忽死國承家永奉明戒

旌忠慜節廟銘

皇〻后帝降衷下民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臣之事君

策名委質報生以死身豈遑恤若魚熊掌取舍之間是孰使之其性則然林〻之生孰無此性利害劫之或失其正文武張公授命重圍摧孤不遂視死如歸偲〻鄭公遥〻孤壘城亡與亡其節亦偉方時大變衆潰如川三公相望砥柱屹然慷慨臨危一心如水實全其天萬世不死招魂作主帝有閔書吏情不稱神用不居孰見孰聞孰嗟孰歎孰蒸孰嘗孰克用勸守侯請命奠此新宮煌〻巨扁合舊增崇應牲有碑蟠螭龜負我其銘之過者必下驤守文公叔夜勤王鄭威愍公驤守同州皆死於節信州守臣自中為之請立廟於其鄉云

劉少傅子羽銘

天警皇德曰陂其平復畀人傑俾扶厥傾薄言試之
于越于鎮卒事于西亦危乃定始郤于秦偪具飄搖
一士之得厥猷以貽再蹶于梁莫相予死亦障其衝
校績愈偉岷峨既奠江漢滔滔爾職于佚我司其勞
曾是弗啚讒言嗷嗷載北載南倏貶其褒曰和非同
識微慮遠豈不諄諄卒莫予奭我林我泉我寄不淺
暮年壯心有逝無反惟忠惟孝自我先公勉哉嗣賢
克成厥功豈不咸之又毀于成詩勸來者永其休聲

祭延平先生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
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趍惟時豫章傳得其宗
一簞一瓢凛然高風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
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氷釋發於天機
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
草木昆虫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
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圓隱顯昭融萬變并酬
浮雪太空仁孝友弟洒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
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世以嬉迨其季年
德盛道尊有来振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

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
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于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
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太空與化為徒古今一息
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
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沒
孰云非天熹也小生丱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
誾誾侃侃歛衽推先求益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
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
即事即理無幽不通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
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

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誥最後有言君子勉之凡玆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墜失歸奠朝嚴訃者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含奔走後人死有餘憾儀形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贊不已者存鑑此誠意文公自言始幼為學好為儱侗宏浩之言後從李先生學為不然久日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自講學切在深潛慎密然後氣味深長蹊逕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此延平師友傳授端的文公之學實得於此精義造約止浮雲太虛一段盖發此旨○鄧迪天啓論先生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澈无瑕韋齋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玉山汪公應辰即聞禮聘先生至而暴卒

讀書樓銘

南軒先生張宣公栻敬夫

洪惟元聖研幾極深出言為經以達天心天心煌、
聖謨洋、有赫其傳惠我無疆嗟我學子生乎千載
孰謂聖遠遺經猶在孰不讀書而昧厥旨章句是鑑
文采是事矧其所懷惟以祿利茫乎四馳其曷予暨
嗟我學子當知讀書匪有所為惟究厥初厥初維何
甬所固然因書而發甬知則全維誦維歌維究維復
維以泳游勿肆勿梏維平乃心以會其理切于乃躬
以察以體積功既深有燁其明迥然意表大體斯呈
聖豈予欺實發予機俾予自知以永于為若火始燃

若泉始達推之自茲進孰予遏若登泰山益高益崇
維理無形維經無窮嗟我學子益敬念茲以是讀書
則或庶幾王文憲曰此篇敘健通達足以起千載之沉痼云耳

葵軒石銘

正爾衣冠無惰爾容謹爾視聽無越爾躬爾之話言
式循爾衷爾之起居式蹈爾庸敬爾所動無窒其通
貞爾所存無失其宗外之云胥攸保其中々之克固
外斯牽從天命可畏戒慎難終勒銘于石用敬爾慵

南劒州尤溪縣學傳心閣銘為石子重作也

維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隳厥命惟聖有作

純乎天心脩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乎俱陳
俾爾由學而聖可成鄒魯云邈異端日滋白首章句
倀倀何之惟子周子崛起千載獨探其源以識其大
立象盡意闡幽明微聖學有傳不日在茲惟二程子
實嗣其徽既自得之又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
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體曰用著察其遺曰隱曰顯
莫閒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
有屹斯閣尤溪之濱翼翼三子繪事孔新儼然其秋
溫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爾後人咨爾後人來拜于前
起敬起孝永思其傳于味其言于顧其爲體于爾躬

以會其歸甯之體矣循其至而甯之志矣道豈異矣傳心之名千古不渝洛甯後人無替厥初

顧齋銘 為于文紹郎作

人之立身言行為大惟言易出惟行易怠伊昔君子聿思其艱嚴其樞機之是放閑於其有言則顧厥為毫釐之浮則為自欺克勤于出內而不外確乎其言惟實是對於其擇行則顧厥言須臾不践則為已慾履薄臨深戰兢自持確乎其行惟實是依表裏交征動靜佚資若唱而和若影而隨伊昔君子胡不慥慥勉哉無渝是敬是保

主一齋銘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正儼若思主乎一復何之事物來當其幾應以專非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危嗟勉哉自通早惟勿替曰在茲

消人慾銘

人慾之極惟色與食、應隕軀色能傾國紾兄摟子食色乃得將紾將摟不亦大惑必也謀道必也好德而勿謀食而勿好色飲食男女大慾存焉不爲慾流乃可聖賢我思古人以理制慾常戒以懼惟慎其獨

賢〻易色好賢不足何暇色眈恣情悅目食無求飽志學惟篤何暇食求以極其腹如或不然是失其天貪淫蠱惑有愧格言好色是欲德未見好惡色是恥未足議道嗚呼食色戒令其茲戒之如何剛以治之

長天理銘

天理之至惟仁與義仁只在孝義只在悌苟孝於親是能為子苟弟於兄是能為弟能為子弟他不外是此之不能何况他事盡乎人倫堯舜為至然其為道孝悌而已知斯二者即所謂道節其二者即所謂禮實有二者即信之謂安行二者樂則生矣五常百行

不離斯二窮神至化亦由此始如或不然流入佛氏名為周徧實外倫理事親從兄豈不甚易人亦不能特不為爾嗚呼仁義為之由已尚勉之哉毋自暴棄

諸葛武侯畫像賛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正卓然不舍方卧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惟一其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南軒畫院有諸葛忠武侯畫像乃唐閻立本筆文公謂敬夫當為賛先生援筆立就文公跋其左以為非深知忠武侯心者不能道也

主一箴

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无適之謂一嘻予求乍之方執要于此因為箴書于左右且以諭同志云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舍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敵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于極勉在勿倦聖賢可則

增刪濂洛風雅卷之二

凞凞陽春詩 勸農二十四章章四句 靜江

凞凞陽春旣發旣舒翼翼南畝是展是畐嗟爾勸夫各敬乃事往利爾器識爾婦子性生在勤勤則及身惟時之趨時不爾違淅淅甘雨膏我下土習習其風和澤乃普往則爾耕惟力之勤往蒔爾苗勿倦其耘于日于夕自遂自達爾日勿忘彼生孰過惟天之心矜我下氓民不違天使爾有成旣穎旣栗旣堅即好爾獲旣同先養爾老保爾家室拊爾幼穉旣迄有年復思嗣歲嗟爾父老其訓其識俾務于本惟土物愛

不念其本則越其思罙思在越㝵斯百羅嗟爾父老
其告其諭爾之有生實君覆汝尊君親上其篤勿忘
小心畏忌率于憲章嗟爾父老教之孝悌孰無父母
與其同氣反于爾躬孰無愛敬即是而推焉往不順
嗟爾父老勿替淳淳其未率從警厲其身告以祓患
使其知惧無俾蹉跌以蹈罪罟惟國之瀛燁燁其垂
使爾知避豈欲爾施爾或自蹈予疚予恫曷使予慄
置于爾衷於赫聖主敷德流澤布宣不㕓時予之責
嗟爾父老助余念茲豈予之助報國是宜越自今日
勸相于郊乃作此詩以懋爾勞咨爾父老尚演厥義

其風其歌于鄉于里俾一其心服我訓言撃鼓坎〻
自古有年

南康別朱先生　　劉靜春 清之 子澄

巖〻康廬滔〻彭蠡雲烟蒼蒨風月清美昔余懐思
夢寐千里云何今日登臨乃甪康廬巖〻彭蠡滔〻
余竊其迹而仰其高周旋其間神歡意消云胡不歸
勞心忉〻有翩其羽載飛載下暮棲于林朝集于渚
既安既止又獲其所伊余云遠曾不遑處匪水何觀
匪山曷遊徂年邁〻逝不我留欣懐如何如彼隱憂
動樂靜壽舍是焉求

祭晦庵先生

建安范念德 伯崇

天之生賢蓋亦不數儲精孕靈及河維嶽厥惟孔艱是以殊邈先生之生黄河其清先生之亡維嶽其頽不知何年復此賢胎徒友紛集窀穸告期山哀浦思雲慘風悲臨穴一慟萬古長辭

時為禁嚴會葬亦幾千人范念德方為鑄錢司主當官沿檄撿視杭塲因便道會葬幸同門之士而訣祭於墓隅念德歸未至鄱陽有旨鑄官罷去蓋臺察劾其雜次會葬云

晦庵先生贊

陳北溪 淳 安卿

德秉純陽清明剛健篤學真知全體實踐集儒之粹會聖之精金聲玉振紹古作程

蒙齋銘　　西山真文忠公 德秀 景元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處不具維象之顯
理寓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遑息
察地之勢亦厚于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義經
厥理昭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
曷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之初厥流涓涓其生之微
若未易達其行之果即不可遏有崇茲山潤澤所鍾
維靜而止出乃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問奚以然
有本如是是以君子取法於斯維義所在必勇于為
維行有本槃德焉出是滋是培其體乃立靜而養源

澄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原化川流初豈二致
溥慱淵泉其用不匱於惟簡甫宜有此孫揭名齋扉
目聳道存養正於蒙奚必童穉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軆之為道有常内而立心
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
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凛然自持
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真
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
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

表裡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先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
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
怠心之萌闒然沈昏欲心之熾蕩然狂奔惟此二端
敗德之賊必壯乃猷如敵斯克怠慾既泯敬義斯存
直方以大協德于坤一念少差眡此齋扁嚴師在前
永詔無倦

心經贊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
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懥惟欲易流是之謂危
須臾或放衆慝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

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謂之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
二者之間曾不容隙察之必精如辨黑白知及相守
相為終始惟精故一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姒
持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慎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慾
必窒必塞上帝寔臨其敢或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
四非當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擴而充意必之萌
雲捲席撤子諒之生春噓物茁雞犬之放欲知其求
牛羊之放濯〻其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
辭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
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斂之方寸

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不窮若寶靈龜若奉珙璧
念茲在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
孰此為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
明窗棐几清晝爐薰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勿齋箴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而不仁
曰為物役耳蕩於聲目晦於色以言則律以動則輕
人慾放紛天理晦冥於焉有道體以為準惟禮是由
非禮勿循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
勿之為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

一穿其機機牙既斡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駟馬交騁
孰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
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霆鍧飈馳孰敢干命
衆形役之統于心官外止不流內守愈安其道伊何
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醅化醴醇
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
其永無斁

夙興夜寐箴

陳南塘 柏 茂卿

鷄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間澹以整之或省舊愆
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

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皦如出日嚴肅整齊
虛明靜一乃啓方冊對越聖賢夫子在座顏曾後先
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在斯應
則驗于爲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
方寸湛然凝神息慮動靜循理惟心是監靜存動察
勿貳勿參讀書之暇間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性情
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正齊振拔精明夜久斯寢
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
念茲在茲日夕乾乾

書齋藏　　北山河文定公基子恭

王子會之名其齋曰魯既為記以自警復俾其友人何基仲恭父作之箴基謂王子非魯者也而自以為魯豈不以昔者曾子之聖門也見謂為魯而一貫之妙獨參得之蓋將隱於篤實堅固之學以追曾子之蹤與其志可謂遠矣乃為之箴曰

維人之生均稟太極萬理森然咸具物則知覺虛靈是謂明德或蔽而昏則由氣質曷開其明曷去其塞復其本然惟學之力昔者子輿萬世標的始病於魯竟以魯得雖得於魯以得於實確固深純精粹嚴密稽其用功有始有卒履薄臨深是警是飭日省者三猶懼或失講辨聖門是織是悉聞禮問學寸累銖積誠明兩盡敬義偕立一維領會萬理融液彼達如斯

乃弗能及孰謂參魯收功反極卓哉王子追蹤在昔
有扁斯名朝警夕惕勿病於魯謂質難易勿安於魯
謂學無益由魯入道有魯可式氣禀之偏則懲則克
義理之微則辨則析知行兼進內外交廸確乎其志
前哲是述人百己千期乃可必從而上達則在不息
滅裂鹵莽乃吾乃賊歸咎于魯豈不大惑我作斯箴
侑坐是勤勿貳爾心服膺無斁

潛夫井銘

井道之成功在上出既潔既甃斯可用汲體常用周
繋井之德勿冪有孚是謂元吉射鮒有禽井道既息

渫而不用井則何失我卜斯井寒泉之食匪惟食之亦以觀德維泉有源其来罔極惟德有本其進無斁我井日新我德日益相彼井矣爲吾之則井泥旣廢心茅則塞我作斯銘井陰是勒有不潔修明神是殛

蒲圻周令君銘

十室之邑有民有社可以行志可以宣化胡彼不仁謂邑爲潰貪斤暴斧椎剥是社恂恂周公氷雪自清循良之績與世作程靈山之原其据其櫸彌千萬年德人之塋

三君子賛

魯齋王文憲公栢仲會

朱文公 熹

龍門餘韻氷壺的源理一分殊折衷羣言潮呑百川雷開萬户灑落荷珠霈然教雨

張宣公 栻

歷堠勇進欲蚖理融濂溪霽月沂水春風先立乎大未見其止志氣偉然死而後已

呂成公 祖謙

片言妙契氣質盡磨八世文憲一身中和手織雲漢心衡今古鼎峙東南乾淳鄒魯

秋蘭辭

蘭之青〻其勢幽〻空山露冷其誰與儔靈均邀矣
高風颼飀濯之清泉植以古甌相彼草木臭味相〻求
豈無君子德馨與侔

愛日齋箴 為族孫璞作

天地之化一日不停歲不我與日月駿奔是以君子
自強不息審已乾乹夕惕斯惕禹惜寸陰周公待旦
矧是聖人罔敢或倦出作入息衆人蚩〻自暴自棄
老大傷悲我年嘗少我學不力明德昧〻噬臍無及
嗟爾小子毋曰妙齡髫齔幾何頎〻而巾爾寒襲裘
爾飢重味師友琢磨家庭訓誨窓牖明潔硯席靜爽

於為不學烏戯鬚眉相期爾深爾勉爾勵毋視他人
我監不遠一善一惡夢覺之間一喜一懼父母之年
於斯二者兢々業々毋怠而忘毋作而輟東方明矣
晝書滿前視此名扁千程一鞭日云暮矣默計爾工
歌此銘詩氷炭爾衷

擬拓　呉藍田 大臨與叔

上帝若曰哀我人事資道之微肖天之儀神明精粹
降爾德兮予無汝欺視聽息食皆有則兮予何敢私
顧弱喪以流徙迈古居兮謬迷圈豚放馳散無適歸
蟻慕羊羶聚附不離予哀若時魂莫予追乃命巫陽

為余招之陽拜稽首敢不祇承上帝之耿〻退而招
之以辞〻曰魂兮歸来魂無東大明朝生兮啓群蒙
萬物揺蕩兮隠而風流遷正性兮失其中魂兮来歸
魂無南離明獨昭萬物瞻文章煥發兮不可緘夸淫
修大兮志不厭魂兮来歸魂無西日入昧谷兮草木
萎實落村成兮雖有時志章凋謝兮物與衰魂兮来
歸魂無北幽都闇黮兮深蔽塞歸根獨有兮專静默
有心獨蔵兮各為德魂兮来歸魂無上清陽朝徹兮
文惚恍絶類離群兮八無象杳然高舉兮極驕亢魂
兮来歸魂無下素位安行兮以時舎沈濁下流兮廿土

道固哉成形兮不知化魂兮來歸返故居盍歸休兮復吾初範薄厚以為宮兮戴高明以為廬植大中以為常産兮蘊至化以為闥動震雷以皷昕兮守艮山以止隅秉離明以為燭兮御巽風以行車守吾坎以禦侮兮開吾兌以進退資粮器惟所用兮何物之不儲四方上下惟所之兮何適而非道惟備物而致用兮廓吾府而常居縱奔騖以惟寘惟寂蕪吾居而起有起無其尊無對其大無餘曷自若兮一方拘魂兮歸來返吾居（文公曰呂受學張程之門其為此辭蓋以寓夫求放心復常性之微意非特為詞賦之流）

祭伊川先生文　張學士 繹 思叔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于利害而禮義以為虛也故先生蹻々獨行斯世而衆乃以為迂也惟尚德者以為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為孚也立義者以為不可犯而違禮者以為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合泯然無際無欲可以係羈乎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為言乎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々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為病乎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以為高乎日月以為明乎春風以為和乎嚴霜以為清乎在昔儒者各行其志或

得於數或觀乎禮學者趍之世濟其善獨吾先生淡
乎無味真死其乃已自某之見七年于茲含孕化育
以蓄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
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見于
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于丹青者有七分之儀固不
可益七分之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后將築室于伊洛
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嗚呼先生沒而微
言絶則固不可得而聞矣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
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
契斯道在先生未為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不待物

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誄而後懲然而山頹梁壞何以寄情淒風一奠敬祖于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尹子曰先生葬洛人畏入黨无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車白馬視之邵傳也乃附名焉

字朱元晦祝辭

劉屏山彥沖子翬

冠而銘名粵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驥異交朋尚焉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容燁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伐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也揣其氣像知顏氏如愚跡參並游英馳駿驅豈無他人夫孰敢

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聲終身不越陋巷
閭然其先烈〻從事於斯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
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楹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
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萃其緒来兹
講磨融〻熹〻真聰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眇瀰老
我縮氣古入不云乎純亦不已悵友道之衰變切〻
而唯〻予德不日新則時余之耻勿謂此耳充之益
充惜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毖動而思躓凜乎惴
惴惟顏是畏 其後以元為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晦云

虞帝廟樂歌辭　　朱文公

皇胡為乎山之幽翳長薄兮俯清流眇冀州兮何有春茲土兮淹留皇之神兮如在子我民兮不窮以愛沛皇澤兮横流暢威靈兮無外潔尊兮肥俎九歌兮招舞嗟莫報兮皇之祐皇欲下兮儼相羊烈風雷兮暮雨虞之陽兮灘之滸皇降集兮巫屢舞桂酒湛兮瑶觴皇之歸兮何所龍駕兮天門羽毛兮繽紛俯故宮兮一嘅越宇宙兮無鄰無鄰兮奈何七政協兮羣生嘉信玄切兮不宰猶彷彿兮山阿

劉屏山蒙齋琴銘

抑之幽然者若直其遇險而止寫之冷然者若導其

出山之泉蓋先生之言不可得而聞矣若其亨貞之意則托茲器而傳

紫陽琴銘

養君中和之正性禁角忿欲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鈎其深

感春賦

傷世道之幽險兮攬余轡其何之慨埋輪而繫馬兮指故山而為期仰皇鑑之昭明兮眷余衷其猶未替抑重巽於既申兮詢耕野之初志自余之既歸兮畢藏靈而發春潛林廬其靜處兮闃蓬户其無入披歷

編而三復兮悟往哲之明訓嗒掩卷而忘言兮納遐情於方寸朝吾徙履而歌商兮夕又賡之以清琴夫何千載之遥ゝ兮乃獨有會於余心忽嚶鳥之悅豫兮仰庭柯之葱蒨悼芳月之既徂兮思美人而不見彼美人之修姱兮超獨處乎明光結丹霞而為綬兮佩明月而為璫悵佳辰之不可再兮懷德音之不可忘樂吾之樂兮誠不可以終極憂子之憂兮孰知吾心之永傷

李東齋曰初先生起守南塘使浙東始有以身殉國之意所立卓然可記及是知道之難行退而奉祀杜門不出海内学者益尊信益衆然憂世之志未尚忘也

白麓洞賦

白鹿洞〻主晦翁所作也翁既復作
詩院洞中又賦其事以示學者也

承后王之嘉惠宅廬阜之南壃閔原田之告病惕農
鳸之非良粤孟冬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經北原
而東騖陟李氏之崇岡揆厥號之所由得頽址於榛
荒曰昔山人之隱居至今永久而流芳自元昇之有
土始變塾而為庠儼衣冠與絃誦紛濟〻而洋〻在
叔季而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〻而當天一執文
而来混念敦篤於化源乃搜剔於幽遐紛黄卷而置
陲廣青襟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拔雋髦而登進追
繼照於咸平又增修而罔倦璇錫冕而華其歸琛亦

有堂而貽孫帳茂草於熙寧尚茲今其奚論夫既啓
余以堂壇官又訂余以丹青謂此前修之逸跡復闕
我聖之宏撫亦既寘乎余衷乃謀度而諗諏尹悉心
而綱紀吏竭蹷而奔趍士釋經而敎事工殫巧而獻
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廈屋之渠渠山葱巃而遶舍水
汩潏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羌異世之同符偉章甫
之峩峩抱遺經而來集豈頫眺聽之為娛實覬宮墻
之可入愧余修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給矧道體之無
窮又豈一言可緝請姑編其昔聞庶有開於時習曰
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顏巷

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兮挽拾亂曰澗水觸
石鏘鳴璆兮山木茶樽枝相樛兮彼蔵以脩息且游
兮德隆業茂聖澤流兮往者不及余心憂兮来者有
繼余将為朮

招隱操

淮南小山作招隱極道山中窮苦之狀以諷
切遁世之士使无其遯心其志深矣其後左
太沖陸士衡相緝有作雖極清西顧乃自謂
隱遁之辭遂與本題不合故王康琚作詩以
友雖正左陸之誤而所述乃老氏之言又非
小山本意也十月十六日夜許進之扶琴而
過予書堂夜久月明風露淒冷揮絃度曲聲
甚悲壯既乃更為招隱之操而曰轂城老人
嘗欲為余懷永作辭而未就也予感其言因
為推本小山遺意戲作一闋又為一闋而反之

口授進之併請穀城老人及諸名勝相與共賦以備山中異時故事云耳

南山之幽桂枝之稠枝相樛高拂千崖素秋下臨深谷之寒流王孫何處攀援久淹留聞說山中虎豹晝嘷聞說山中熊羆夜咆叢薄深林鹿呦呦猵猴與君居山鬼伴君遊君獨胡爲自聊歲云暮矣將爲朼思君不見我心徒離憂

其二

南山之中桂樹秋風雲冥濛下有寒棲老翁木食澗飲迷春冬此間此樂優遊眇何窮我愛陽林春葩晝紅我愛陰崖寒泉夜淙竹栢含烟悄青蔥徐行叢清

商安坐撫孤桐不問簞瓢屢空但挹明月堪長終人間雖樂此心與誰同

釣臺詞 此詞實先生之所作

不見嚴子陵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暮雲端想像羊裘被一笑兩忘身世来揮釣魚竿肯似林間翮飛倦始知還中興主功業就鬢毛斑驅馳一世人物相與濟時艱獨委狂奴心事未羨癡兒鼎足放去任蹤頹爽氣動星斗終古照林巒 頃年屢過七里灘見壁間有胡明仲文題字刻石拈出嚴公懷仁補義之語以往来士大夫未嘗不為摩挲太息也然亦不能盡記其言後十數年再過因覓其石則已不復存意或者惡聞而毀滅之也獨一老僧年八十餘能誦其詞甚習

為余道之俾書冊比余未久而還則亦為好事者裂去矣因覓兩峯趙叟醉筆鈎臺樂府偶記向所嘗見一詞正與同調并感胡公舊語為之書此也慶元己未雲谷老人云云耳

四齋銘

志道

日趍而泣者孰履而持日飢而寒者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

語道術則無徃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得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而崇之

懷仁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絶雖欲依之安得以依之爲
人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

禮云樂云御躲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
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内孰能如此其從容
而有餘乎

張敬夫畫像賛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惡之判至於可
以析秋毫拳〻乎其致主之功汲〻乎其幹父之勞
仡〻乎其任道之勇卓〻乎其立志之高知之者識

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呂伯恭畫像賛

以一身而備四時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範俗而垂世然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来隨之而莫蹈其蹤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書畫像自警

從容乎禮法之塲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葢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哲之遺矩惟闇然而自修或庶幾乎斯語

謁陶唐帝廟詞　張宣公

溪交流兮谷幽山作屏兮層丘木偃蹇兮枝相繆皇何爲乎于此留藹冠佩兮充庭潔芳馨兮載陳純衣兮在御東風吹兮物爲春皇之仁兮其天四時序兮何言出門兮四顧眇宇宙之茫然

風雩亭記

嶽麓書院之南有層丘焉於登覽爲廣建安劉公命作亭其上以爲青襟游息之地廣漢

張栻名以風雩又揭以詞

眷麓山之回隩有絃誦之一宮鬱青林兮對起背絕壁兮穹窿獨樵牧之往來委榛蕪其蒙茸試芟夷而卻視翕衆境之来宗擢連娟之修竹森偃蹇之喬松山靡〻而旁圍谷幽〻而潛通翩兩翼兮前張擁千麾兮後從帶湘江而浮緑矗遠岫而横空何地靈之久閟昉經始兮今古悅棟宇之宏開列闌楯之周重撫勝槩以獨出信兹山之有逢余揆名而諏義爰遠取於舞雩之風昔洙泗之諸子侍函丈而從容因聖師之有問各跪陳其所衷獨點也之操志與二三子

之不同方舍瑟而鏗然諒其樂之素充味所陳之紆餘夫何有於事功盖不忘而不助亦何始而何終于鳶飛而魚躍寔天理之中庸覺唐虞之遺烈儼洋洋乎目中惟夫子之所與豈虛言之是崇嗟學者兮念此遡千載以希蹤希蹤兮奈何盡務勉乎敬恭審操舍兮斯須凜戒懼兮冥濛防物變之外誘遏氣習之內訌寢斯意之脫落自本心之昭融斯昔人之妙旨可實得於余躬循點也之所造極顏氏之深工登茲亭而有感期用力於無窮

自修銘

養天性治天情正天官盡天倫奚而養奚而治奚而
正奚而盡未知之則究之既知之則踐之究者何窮
其理踐者何履其事若何而為仁義禮智之道若何
而為哀懼喜樂惡愛之節若何而為耳目口鼻手足
四肢之則若何而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
探其所以然求其所以當然是之謂窮其理存之於
心則如此見之於事則如此行之於身則又如此躬
行之焉力踐之焉是之謂履其事然則先如之何曰
立敬而居敬
夜氣箴

子盍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寂
然不見兆眹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
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晝
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乃一
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閴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
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濟其心必
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笫之上使溫易非僻得
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
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
晝放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造乎其不窮

本旣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慾無隙之可入天理暾乎其照皦然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奚作箴以自砭常凛凛乎瘝痌外旨也

增删濂洛風雅卷之二

增刪濂洛風雅卷之三

五言絶句

門扉（出南軒語録）　周濂溪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歳寒　邵康節

松栢入冬青方能見歳寒聲須風裡聽色更雪中看

清夜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安分（南軒曰此論安分知幾乃是出人之事）

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雖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間

感事吟 熊勿齋曰此篇言善根難培惡習難克因循荏苒老將至

芝蘭種不榮荊棘剪不去二者無奈何徘徊歲將暮

屏山　劉屏山

南溪抱山流潤氣滋林麓夢破午窗陰清風在寒竹

雨　朱韋齋

纖纖花入麥漫漫雨黃梅泥徑無人度風簾為燕開

西嶼　朱文公

朝吟東渚風夕弄西嶼月人境諒非遙湖山自幽絕

雲谷諸詠

寒雲無四時散漫此山谷幸乏霖雨姿何妨媚幽獨

蓮沼

亭〻玉芙蓉迴立暎澄碧只愁山月明照作寒露滴

藥圃

長鑱劚靈根蒔此泉下圃珍劑未須論丹荑已堪煑

晦巖

憶昔屏山翁示我一言教自信久未能巖棲冀微效

草廬

青山繞蓬廬白雲障幽户卒歲聊自娛時人莫留顧

懷仙

西望夛奇峰北瞰獨仚府欲致武夷君石壇羅桂醑

北澗 有仁義石

土斷泉亦分北下成陰澗秀石得佳名服膺吾敢慢

休菴

別嶺有精廬林巒亦幽絕無事日往来茶瓜不須設

武夷精舍雜詠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為最深蓋其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盡聳全石為一峰拔地千尺上小平處微戴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而四隤稍下則反削而入如方屋帽者舊經所謂大隱屏也屏下兩麓坡地旁引還復相抱〻中地平廣數畝抱外溪水隨山

勢從西北来四屈折始過其南乃復繞山東北流亦四屈折而出溪流兩傍丹崖翠壁林立環擁神剜鬼刻不可名狀舟行上下者方左右顧瞻錯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崗長阜蒼藤茂木按行拖靡膠葛蒙翳使人心目曠然以舒窈然以深若不可極者即精舍之所在也直屏下兩麓相抱之中西南向為屋三間者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曰隱求以待棲息右為止宿以延賓友左麓之外復前引而右抱中又自為一塢因累石而門之而命曰石門之塢别為屋其中以俟學者之羣居而取學記相觀而善之義命之曰觀

善之齋石門之西少南又為屋以居道流取道書真誥中語命之曰寒棲之館直觀善前山之顛為亭四望大隱屏家正且盡取杜子美詩語名以晚對其東出山背臨溪水因故基為亭取胡公語名以鐵笛詠具本詩註中寒棲之外乃植援列樊以斷兩麓之口掩以柴桑而以武夷精舍之扁揭焉經始於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來之居四方士友來者亦甚衆莫不歎其佳勝而恨他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釣磯茶竈皆在大隱屏西磯石上本在溪北岸竈在溪中流巨石屹然可環坐八九人四面皆

深水當中科臼自然如竈可爨以瀹茗凡溪水九曲
左右皆石壁無側足之徑惟南山之南有溪焉而精
舍乃在溪北以故凡出入乎此者非漁艇不濟總之
為賦小詩十有二篇以記其實若夫晦明昏朝之異
候風烟草木之殊態以至於人物之相羊猿鳥之吟
嘯則有一日之間恍惚萬變而不可窮者同好之士
其尚有以發於予所欲言而不可及者哉

精舍

琴書四十年幾作山中客一日茅棟成居然我泉石

仁智堂

我慚仁智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

隱求齋

晨窓林影開夜枕山泉響隱此復何求無言道心長

止宿庵

故人肯相尋共寄一茅宇山水為留行無勞具雞黍

石門塢

朝開雲氣擁暮掩碧蘿深自笑晨門者那知孔氏心

觀善齋

負笈何方来今朝此同席日用無餘功相看俱努力

寒棲館

竹間彼何人抱甕靡遺力遥夜更不眠焚香坐看壁

晚對亭

倚笻南山巔却立有晚對蒼峭矗寒空落日明影翠

鐵笛亭

何人轟鐵笛噴薄两崖開千載留餘響猶疑笙鶴來

釣磯

削成蒼石稜到影寒潭碧永日静垂竿兹心竟誰識

茶竈

仙翁遺石竈宛在水中央飲罷方舟去茶烟裊細香

漁艇

精舍畫於此

出載長烟重歸裝㐌月輕千巖猿鶴友愁絶棹歌聲

百丈巖石磴

層巖俯幽壑微徑忽中斷努力一躋攀前程有奇覿

小澗

両崖交翠陰一水自清瀉俯仰契幽情神襟頓飄灑

紅蕉

弱枝不自持芳根為誰好雖微九秋幹丹心中自保

枕屏秋景

山寒夕飈急木落洞庭波幾疊雲屏好一生秋夢多

西閣

借此雲牎眠靜夜心獨苦安得桃下泉去作人間雨

君子亭

倚杖臨寒水披襟立晚風相逢數君子為我説濂翁

用分水鋪壁間韻

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若識分時異方知合處同

奉張敬夫城南詠

小〻幽桂叢歲暮靄佳色花落洞庭波秋風渺何極

舡齋

考槃雖在陸滉漾水雲深正爾滄洲趣難忘魏闕心

麗澤堂

堂後陰林密堂前湖水深感君懷我意千里夢相尋

藥磵

光風浮碧磵蘭社日猗猗竟歲無人採含薰秪自知

書樓

君家一編書不自地上得石室寄林端時来玩幽賾

蒙軒

先生湖海姿蒙養今自閟銘坐仰先賢點畫存彖繫

卷雲亭

西山雲氣深徙倚一舒嘯浩蕩忽搴開為君展遐眺

濯溝

涉江採芙蓉十反心無數不遇無極翁深衷竟誰識

送定叟弟官桂幕　張南軒

事業無欲速燕逸不可求速成適多害求逸翻百憂

桃花塢

花開山與明花落水流去行人欲尋源只在山深處

吟風橋

橋邊風月佳俛仰有餘思無忘履氷心方識吟風意

竹窓　呂東萊

前山雨褪花餘芳棲老木卷藏萬古春歸此一窓竹

漁舟晚笛　王魯齋

落日下大野江邊漁事收小舟横斷岸長笛一聲秋

風雲掩靄

虎嘯風生壑龍莊氣吐雲草廬忽高卧天地正氤氲

野渡

名利馳驅急江山自古今舟行水上意人立渡頭心

山居 畫題已上并

疊巘雲烟表茅簷竹樹中起余深隱趣筆底有高風

題畫扇　王立齋

野橋人跡少林静谷風閑誰識高峰頂悠然宇宙寛

其二

深林擁蒼翠絶巘鎮坡坨便欲褰裳去乘風逸興多

五言律詩

同宋復古遊山巔至大林寺　周濂溪

三月山方暖林花互照明路盤層頂上人在半空行
水氣雲含白禽聲谷應清天風拂布袂縹緲覺身輕

譚虞部昉致仕

清時望郎貴白頭故鄉歸有子紆藍綬將孫着綵衣
松喬新道院鶴老舊漁磯知止自高德寧為遁者肥

陳公廙園修禊事席上賦　程明道

盛集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坐中無俗客水曲有清音

香篆未還去花枝泛復沈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

遊紫閣山諸詩少年所作文公曰鄠縣遊山

仙掌遠相招縈紆度石橋瞑雲生澗底寒雨下山腰
樹色千層亂天形一鏤遥吏紛難久住回首羨漁樵

和王安石之花庵

得意即爲適種花非貴多一區方丈席滿目白雲蘿
醉聽禽聲樂閑招月色過期公在康濟終奈此情何

仙鄉　邵康節

何處是仙鄉仙鄉不離房眼前無冗長心下有清凉
静裡乾坤大閑中日月長若能安得分都勝別思量

冬至吟

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月未來時
此際易得意其間難下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

其二 文公曰至哉言乎學者宜盡心焉 此怵惕惻隱方動而未發外之旨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
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羲

晩涼閑步

得處亦多矣風前任鬢斑年過半百外天與一生閑
瑩淨雲間月分明雨後山中心無所愧對此敢閑顏

再和王不疑少卿見贈

乍凉天氣好何處不堪遊鴻鴈未賓日鷺鷗得志秋

忘形終夕樂失脚一生休多少江湖上舟船未着頭

天道吟

天道不難知人情未易窺雖聞言語處更着作爲時

隱几工夫大揮戈事業卑春秋頻來興出用小車兒

閑吟

忽々閑拈筆時々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更忘情

句會飄然得詩因偶爾成天機難狀處一點自分明

觀物

萬物備吾身々貧道不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真

心爽星辰夜情欣草木春自憐斷喪後能作太平人

贈堯夫　涑水先生司馬文正公光君實

家雖在城闕蕭瑟似山阿遠去名利窟自稱安樂窩雲歸白石洞鶴立碧松柯得喪非吾事何須寤更歌

餞賀方回分韻歸字　游公酢定夫

邀客十分飲送君千里歸情隨綠水去目斷白鷗飛松菊今應在風塵昔已非維舟後月夜能不重依依

攬翠軒　陳忠肅公

地與煩囂隔登臨翠色中雨餘千畝竹霜過一山松送興雲無盡幽懷水不窮絕勝花滿眼只得片時紅

春日書懷　胡文定

一氣本無息春風花又開景多寒後見詩好靜中來
午枕莊周夢東軒靖節盃不須籬畔菊能制暮齡頹

首夏言懷

白日延清景紅芳轉綠陰川雲長淡蕩魚鳥自高深
靜發中和氣閑消忿欲心此情雖不語沙鳥總知音

送常正字赴召　呂舍人

屬者居閑久今來促召頻但能消黨論便足掃胡塵
衆水因歸海殊塗必問津如何彼黠虜敢謂漢無人

種竹頗有生意　曾文清

近郊蓄竹樹手種滿庭隅餘子不足數此君何可無
風來當一笑雪壓要相扶莫作封侯想生來鄙木奴

贈外孫呂祖謙

昔別溪南寺奇庬總角兒傳聞不好弄膭喜更能詩
經術真吾道躬行是汝師掖垣家學在何以遍參為

月下　朱韋齋

幽獨不自得出門誰適從滔〻我不即踽〻世寧容
吾道固應爾何人此意同惟餘穹左月照我一樽空

傳知郡相過九日山夜泛舟劇飲　朱文公

扁舟轉空濶烟水浩將平月色中流滿秋聲兩岸生

杯深同醉極嘯罷獨䰟驚歸去空山里西南河漢傾

挽延平李先生

河洛傳心後毫釐復易差淫辭方眩俗夫子獨名家本〻初無二存〻自不邪誰知經濟業零落舊烟霞

其二

聞道無餘事家居不計年簞瓢渾澹興風月自悠然濂落濂溪句從容洛社篇平生行樂地今日但新阡

宿休菴贈陳道人

暮入千峯裏寒棲一草菴室連丹竈煖厨引石泉甘塵慮紛難到神光睟内含非君有道氣孤絶詎能堪

同敬夫登祝融峯用擇之韻

今年緣底事浪走太無端直以心期遠非貪眼界寛雲山於此盡風袂不勝寒孤鳥知人意茫〻去不還

嶽頂上封寺有懷元晦　張宣公

憶共朱夫子登臨氷雪中劇談無俗調得句有新功別去湘橫浦重來月滿空遥憐今夕意清夢尚相同

喜聞定叟弟歸

吾弟三年別歸舟半月程肥瘦應似舊歡喜定如兄秋日聯鴻影涼窻聽雨聲人間團聚樂身外總云輕

默侄之官

默也相從久吾心念汝多又為江漢別空覺歲年遷
氣習須消靡工夫在講磨惟應介如石人事易蹉跎

夏夜　呂東萊

晚市收聲益虛堂一味涼炎蒸渠酷吏閑靜我羲皇
露沐珠螢濕風梳細草長興移無定在隨月轉胡床

秋日

堂下梧桐樹清陰欲滿簷風前數葉落枝外幾山添
世故真難犯幽棲不用占新涼入書幌好在鄴侯籤

端明汪公挽章

異時憂去士太息恨才難每見公身健猶令我意寬

彫零竟何極面復豈無端此理終難解天風大隧寒

其二

四海膺門峻親承二紀中論交從父祖受教自兒童

山嶽千尋上江河萬折東微言藏肺腑欲吐與誰同

林居　　蔡西山

富貴良非願林泉畢此生酒因隨量飲詩或偶然成

秋水和烟釣春田帶雨耕頹然無縫塔且不費經營

訪高僉判故居　　黃文肅公

遠樹分高下平湖半有無短亭低客艼小艇隱寒芦

轉浪魚深入斜陽鵶亂呼自慚貴公子未老賦歸歟

和陳叔餘韻　陳北溪

此道何曾遠吾儒自有珍反求皆在我中畫豈由人
利善分須白知行語未陳若能祛舊見明德自維新

贈琴士劉伯華　九峰蔡沉仲默

公子方年少絲桐長有名曲雖仍舊譜指要發新聲
澗落泉初響風清月正明起予千古意愴惻不勝情

蔡西山挽詩　南豐曾雲巢極景運

四海朱夫子徵君獨典刑青雲伯夷傳白首太玄經
有客憐孤憤無人問獨醒瑤琴空寶匣絃斷不堪聽

晦菴先生挽章　孔子生於庚戌公又生於庚戌

皇天開太極庚戌聖賢生六籍文將絕千年道復明
淵源羅仲素師友李延平遠舍閩溪息源〻洛水聲

訪楊船山道中迷途和汪元思韻　何北山
審問方知道須行易失歧每因貪徑捷多致落崟巇
痕謂途言惑先由己意移知津要端的直造始無疑

迷途有感次韻　王魯齋
不識大安道行〻多路歧人言訛近遠山路倍崟巇
自有康莊處多因便捷移我今知堠子萬里不須疑

新亭次韻
瞻彼猗〻竹来倚夫子墻容含千畝勢清閟一窻凉

直節生来瘦貞操静裡香緬懐儀鳳意不託歳年長

過分水嶺即事次韻　王立齋

積陰頓愁霽一笑晩風生豪爽傳詩韻清真破俗酲層巒思就隱大壑戎趋程芳草無人種連天只麼青

仁術　朱文公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来何自虚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入井蒼黄際牽牛觳觫辰向来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聞善決江河

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

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
學海功難並防川患益多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

孝宗皇帝挽章

精一傳心妙文明撫運昌乾坤歸獨御日月要重光
不值亡胡歲何由復漢壃遽移丹極仗便上白雲鄉
九有哀同切孤臣涙特滂詎因逢舜日曾得厠周行
但憶形墀引頻趨黻坐傍哀華叨假寵縞素識通喪
似有鹽梅契還嗟貝錦傷戴盆驚委照增秩待行香
手疏攄丹悃衡程發皂囊神心應未轉異念竟風揚
未荅隆儒厚俄聞脫屣忙此生知永已没世恨空長

内難開新主遥歸立右扃因山方悽愴去國又愴惶
疾病今如許形骸可自量報恩寧復日忍死續殘章

齋居感興二十首

余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放其體作數十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仙佛之間以爲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未能探索微眇追跡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

混淪大無外磅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
皇羲古聖神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

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圖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

此何文定曰此章當作三節看然首尾只一意首
四句言盈天地間别無物事一陰一陽流行其中實
天地之切用品彙之根柢次六句言伏羲觀象設卦
開物成務建立人極之切末二句言周子立圖著書
發明易道再闡人極之切無極翁只是周濂溪之猶
昔人目范太史為唐鑑翁爾此篇只是以陰陽為主
後篇篇諸章亦多是說此者而諸說推之太蔡中覺
此篇言無極太極不知於此章指何語謂說太極況
無極乎太極固是陰陽之理言陰陽則太極已在其
中但此篇若強振作太極之說則一章語脉皆貫穿不
未此等語言混漾最說
理大病ム深廣地也

其二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
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渾沌死幻語驚盲聾

倏忽鑿渾沌日鑿一竅七日渾沌死語出莊子勉齋黄文叔曰兩篇皆言陰陽但前篇是說横着底此篇是說直着底所謂横着者是上下四方遠近小大此意相塞無一處不周無一物不到所謂直着者上自開闢以來至于萬古之後只是這箇物事流行不息也

其三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亦天飛
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
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何文定曰此章言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向凝冰焦火則喜怒哀懼之不常心也淵淪天飛則舒迭不制之心也皆氣之所為孟子所謂放心也惟聖人之心能自為主宰如元化之自為能宰制萬有故曰秉元化也昔人謂氣為馬心為君心之出入蓋隨氣之動靜如乘馬然故曰乘氣機惟心君則能為之主宰政

此之謂體無違此體字如以身體道之體蓋其一動
一靜此心無無不醒覺不曾離這腔子內此之謂體曰
無違者謂雖動靜萬變而無少間斷也惟其靜而尚
能体之故順和積中見面盎背如玉潤山珠媚川也
惟其動而常能體之故神完思清明不違而能燭九
垓微萬微也如此然復有前二者之患然此聖學也
自此教非古設一去於詞華利欲之塗聖賢傳心之
要雖具在方冊而棄為塵編曾不顧省於斯世也有
志於斯道者將安歸乎此
所以重發紫陽之歎息

其四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
厚味紛朶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
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跡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
周穆西巡狩忘歸徐偃王僭稱穆王長驅歸周命楚
伐徐又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

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正王心○何文定曰此章言人心至為虛靈萬理畢具酬酢萬務經緯萬方孰非此心之妙用自應設萬物而君之也今反以循欲之故此心不寧必受耳目口鼻四肢衆形之役而自不覺飲食男女固然之大慾凡物之可喜可好者亦悉為此誘奔趍馳騖無有止息穆王車轍萬里肆其侈心幾至亡國而後已着侍前章是言至人盡性此心不放而常存故其妙至於光燭微微此章是言衆人循欲放心常放而不收其極至於亡國敗家猶所不顧此其聖狂之分奚啻天淵之遠然其端其微只在一念收放之間此道心所以為微而人心所以為危也古之君子所以戰戰兢兢至啓手足而後知免盖以此也

其五

涅舟膠楚澤周綱已遠夷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
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

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亦已喪）何復嗟嘆爲
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〻信忠厚無乃迷先幾

其六

東京失其御刑官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丘旋沉忠良
青〻千里草秉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
桓〻左將軍仗鉞西南壃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
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
晉史自帝魏後賢盡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讖云代漢者當塗高謂魏也）

其七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
麀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
淫毒熾震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切
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
流流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隋末高祖爲太原留守領晉陽宮監太宗與裴寂以
宮人私侍高祖劫以起兵厶太宗殺巢刺王元吉以
其妃生子明遂以爲後厶高宗武后乃太宗才人厶
何文定曰五章至七章皆是爲溫公通鑑而作蓋此
詩其首二章是說陰陽造化一經一緯次二章是說
人心一善一惡論其次序便當及於經世之事而古
今治亂得失具於史冊者獨溫公通鑑一書最爲詳
備有法溫公此書欲接春秋而一時區處猶聞未有
盡如此詩三章所指之失蓋其節目之大者五章言
託始之意失於先哉蓋自胡致堂發之而文公亦謂

其然嘗昊其說於綱目矣然猶可也至於六章七章
所指乃君臣之綱天經地義萬世不可易者今乃黜
帝室之胄而以鬼蜮纂賊接東漢之統去嗣聖之年
而以牝鷄淫婦乱唐室之緒此則大失豈可以為訓
誠故朱子深為溫公惜之而再修綱目之編也但以
溫公盛德素所尊敬雖咨嗟歎息而常婉其辞如言
帝魏歸罪於晋史而望後賢更張則所以望公也既
不能然則歎無魯仲連以致悲傷之意又如記武氏
事罪歐公以周紀乱唐經而美范太史能削武氏之
號繫嗣聖之年且歲書帝在房州謂其得春秋之二
三策而其說受伊川溫公書武氏於通鑑亦不能改
六一翁之舊此義伊川亦嘗言於溫公況范氏宗隷
修通鑑局分管唐史此義未有不陳於溫公者但公
自不以為然有此皆朱子致不滿於溫公言外之意
但其婉切入不知
為通鑑而發也

其八

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

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元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齊戒及此防未然開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何文定曰首四句言天道消長之幾次四句言人心善惡之幾蓋天地只有一介陰陽無物不体無不自入心上遠過故人身幾乏寔與天地同運故君子陰陽初動之時自當隨時省察以盡閑邪育德之道要則不忽於幾微而絕之於早善則養於綿綿而充之使大是以月令於冬夏二至皆有掩身齊戒之文夫案然純一之謂齊用然警惕之謂戒然後心地清明有以燭乎善惡之幾而早為之所庶幾陽明日並而德臨益固陰澤莫柔而物欲不行耳至閉於関息商旅所以養陰氣用全旌之剛以正柔道之牽非又聖人贊化育之事此編亦為在上君子言之故自吾一身以及天下事物於陰陽交際之間無不盡其扶陽抑陰長善遏欲之道

其九

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
感此南北極樞軸遂相望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
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邉方

何文定曰上章言人身與天地同運而常欲扶陽抑陰此章言人心與辰極同体而常欲以靜制動兩篇皆說陰陽亦皆是爲在上之君子言之也夫

其十

放勲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
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朝起周禮
恭惟千載心秋日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何文定曰此章言列聖相傳心法之妙惟在一敬仲尼刪述詩書以存聖軌而垂法萬世者其要只在一

字也

其十一

吾聞庖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恊地文
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隤然千古存
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其十二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歾交喪春秋魚魯多
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與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伊川先生晚居伊闕龍門之南何文定曰此言聖人之道備於六經自厄於秦火又汨於經師而其文字亦相錯亂乎難如易之易置畫書委棄象學詩書以陋儒之小序冠之篇端以亂經文禮樂則散亡幾盡

春秋亦多魚豕之訛此其簡篇尚且闕謬如此又況道文精微乎正如瑶琴宝匣兕雖在絃已絶其意且不得傳將奈何哉吾今欲理其餘韻亦幸程叔子於此嘗章表条理深探精思以續洙泗之絶響其遺今幸不泯此因紫陽之謙辞然其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辞者故諸正四古經詩書則亦去小序之陋而求經文之正意易則還古易篇第之旧而義主古象以窮義文之本旨禮樂則求其合者而有經有傳至於精研龍門之微旨以上傳鄒魯之正傳自濂洛闔端以来其迅掃廓大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其十三

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
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甯挈衆領
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煖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践斯境

論顏曾思孟傳孔子道亦惟能潛心又重歎後人之不能

其十四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宗斯存
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何文定曰此章大旨只是太極圖說定以中正仁義
而主靜之意然其生意是乃爲鑿智而發也 王文
憲曰此歎先天太極
圖之傳出於隱者也

其十五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秘竊當死生関
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
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何文定曰生則有死天道之常人但當順受其正今
神仙家遺棄事物循跡雲山苦身修鍊以求不死所

爲誰以清高究其旨意只是貪生怕死逆天私己豈是循理程子曰此是天地間大賊豈修身以俟死者聖賢所以立命也保鍊延年者道家所以偷生也又豈有賢者而冝安於爲此乎

其十六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瞻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趍號空不踐寔躓彼榛棘塗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何文定曰此章言釋氏始則忘談因緣痛說罪業卑賤其論以誘動愚下之聽及其久也又直指心性肆講空空無門循其辭以惑高明之人但其言善幻莫可窮詰流傳千載愚者劫其罪福而陰奪其生養之資智者則貪其捷徑而重爲學術之害其禍烈於洪水有能焚其書散其徒一空之以正人心以厚民生豈不足以爲聖人之徒而承三聖之功也哉

其十七

聖人司教化黌序育羣材曰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叙旣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百代下學絶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

何文定曰此詩歎科舉之弊每三年羣聚天下之士爲一大擾所得者何益而斲丧人心敗乱風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上之人乃重改作而不知變此紫陽所深歎

其十八

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鷄鳴咸盥櫛問訊謹暄凉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趍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極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麁誕時行必安詳

聖道雖云遠 蔑軔且匆忙 十五志于學 及時起高翔

何文定曰古人教養童蒙教之事親之節教之敬事之方正其心術之微謹其言行之常雖未便進以大學然其細大必謹內外交持所以固其筋骸之束謚其義理之源有此疾撲及長而進之大學自然不費力也蔑軔且匆忙者蓋小學且欲收拾身心濫養德性以為大學基本故欲其且進其小學而無躐進其大也及時起高翔者蓋大學則當進德修業窮理盡性以收小學之成功故又欲其進為其大而不為妄其小也

其十九

哀哉牛山木 斧斤日相尋 豈無萌蘖在 牛羊復來侵
恭惟皇上帝 降此仁義心 物慾互攻奪 孤根孰能任
反躬艮其背 肅容正冠襟 保養方自此 何年秀穹林

何文定曰此章謂時之已過而不及小學者裴即文公所謂持敬以補小學之缺者是也但過時而學者辛苦難成故有係養自此何年秀寫林之歎蓋惜其用才已晩而欲一日倍其力以不乏也○蓋人之一身四肢莫物與物相感惟背非聲色臭味之所能動揺反躬艮背所以止於内

其二十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温彼哉夸毗子呫囁徒啾喧但逞言辭好豈知神鑑昏曰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源

奇功收一源是用陰符中絶利一原用師一十倍之語陰符此二語文公極喜之時〻舉揚有學者問其義文公常爲之解釋絶利者絶其二三一元者一其元本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功必倍之倍大暨謂專一則有功上文言瞽者善視聾者善聽者皆是專一故有功也今講學求道是欲善其身心修

其德業此是本原也而乃榮華其言語巧好其文章則是戕其枝葉失其本根於學焉得有功惟發憤而痛加刋落則是絶其二三之利而一其本原故奇功可収

